



青山伏魔記

李本深 著

7.5

I247.5
2774
3

青山伏魔记

李本深 著

B107.0123

未来出版社

青 山 伏 魔 记

李本深 著

未 来 出 版 社 出 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安县杜曲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120,000

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,900

统一书号: 10303·47 定价: 1.35元

目 次

第一章 草原的儿子

一	雨中.....	(1)
二	勇敢的少年.....	(5)
三	斗狼.....	(10)
四	鹰.....	(15)
五	山里来的人.....	(19)
六	加那叔叔.....	(23)
七	动荡的年月.....	(30)
八	祸不单行.....	(39)
九	罹难.....	(45)
十	绝处逢生.....	(50)

第二章 大青山上

- 一 进山…………… (58)
- 二 雄鹰落脚的地方…………… (63)
- 三 马裤…………… (68)
- 四 党费…………… (72)
- 五 转移…………… (76)
- 六 阻击…………… (81)
- 七 要建立我们的骑兵…………… (86)
- 八 特殊任务…………… (93)
- 九 见机行事…………… (100)
- 十 与豺狼同行…………… (107)
- 十一 接头…………… (117)
- 十二 槽头夺马…………… (123)

第三章 战马驰骋

- 一 “菊花青”…………… (134)
- 二 革命的“弼马温”…………… (142)
- 三 出山…………… (146)
- 四 在敌人的鼻子底下…………… (152)
- 五 事在人为…………… (158)
- 六 杨老五…………… (163)
- 七 战马奔腾…………… (169)

八	“马桩”	(173)
九	教训	(179)

第四章 疾风知劲草

一	艰苦的岁月里	(187)
二	突围	(194)
三	骨肉情深	(202)
四	找部队去	(208)
五	野店投宿	(213)
六	警觉	(222)
七	险境	(229)
八	除奸	(234)
九	将计就计	(241)
十	结尾的话	(248)

第一章 草原的儿子

一 雨 中

八月，少有的闷热天气。据草原上的人们说，民国十八年的夏天也就是这么闷热，可现在是民国二十七年，是一九三八年呀！

乌兰察布草原上的牧草打蔫了，沙拉木伦河的流水也干涸得变成了一条泪线似的，畜群挤在河边争争抢抢地喝水，牧人们不住地喝斥。跟群的和看家的狗，懒洋洋地卧在荫凉处，长长地伸出粉红色的舌头哈气。道路上只要跑过一只野兔子，也会扬起一溜滚烫的尘土。草原上的人们都

求佛爷保佑，降一场雨，但佛爷就是不肯发慈悲。

这天，南天边忽然涌来了一片云彩，眨眼间就铺满了整个天空，低低地压在草原上。

起风了，草浪发出涨潮似的声响……

不久，从南边，从大青山的那边，传来了隐隐约约的雷声……

终于，第一滴铜钱大的雨点子砸在地上了！草原上的人们顿时欢腾起来，奔跑的马儿也陡然来了精神，不等主人举起鞭子，就箭一般地射出去了……

好大的雨呀！浓烟似的雨雾把整个草原都遮住了。马在嘶、牛在吼、羊在叫，所有的牧人急急地往家里驱赶畜群，乱糟糟的。

浩特里最有名的驯马手额尔登老汉，站在自家那顶又破又小的毡房前面，手搭遮檐，向雨雾弥天的远处十分焦急地瞭望着。

“这野马驹子，不知把羊赶到哪里去了……”额尔登老汉自言自语地嘟哝，并终于决定去解拴在包前的马桩上的那匹老白马。

老白马正巴不得到雨地里去撒撒欢呢！没等额尔登老汉骑稳，便“咳”地一声长嘶，冲进了雨雾……一股清新而浓郁的青草味，湿漉漉地扑进额尔登老汉的鼻孔，仿佛内里的五脏六腑都浸

泡在明澈的清水中了。他在马上大声呼喊：

“朝格图——”

空旷的草原上只有滂沱嘈杂的雨声……

蓦然，从雨中迎面钻出十几个骑马的人，黑风似地，眨眼卷到老汉身边。其中一个为首的人，骑在一匹精壮的大黑马上，摇着马鞭，掂着额尔登老汉的鼻尖，恶声恶气地喝问：

“喂！你见一个探子从这过没有？”

额尔登老汉这才看清骑在马上的是札萨克王爷的二管家旦僧，是王府“黑马队”的头领。跟着他的那十来个人，都是“黑马队”的亲兵。见了王府的人，照例是要下马的，额尔登赶忙跳下马来，怔怔地立着。

“老畜牲！”旦僧急得抽了额尔登一马鞭，
“聋了？哑了？——快说！”

额尔登撩起眼皮，望望骑在大黑马上凶神恶煞似的旦僧，那家伙肉头肉脑，满脸的粉刺疱，通红的酒糟鼻子活象一只铁秤锤。额尔登一见这恶鬼，一股火气就冲上了头，他耷拉下眼皮没吭声，只是慢悠悠地摇了摇已半花白的头。

“你停尸啊！”肉头旦僧骂了一句，回头对跟随他的背着长枪的亲兵们喝道：“跟我朝后滩那面追！”

亲兵们狼奔虎突地远去了。

“呸！”额尔登老汉望着他们的影子大啐了一口，骂道：“叫你们凶！总有人治你们的！听人说，从河东过来了一支菩萨军，大青山里都红了，你们凶吧……”

天上，一道金蛇似的闪电划过，“嘎啦啦”的响雷使大地都颤抖了……

“嗨，这野马驹子跑哪儿去了？朝格图——”

草浪呼啸，风声雨声淹没了老汉的呼喊声。

额尔登骑着白马往前赶，心里想起昨天，朝格图放羊回来，少了一只羊。肉头旦僧不问青红皂白，叫人剥光了朝格图的衣裳，绑在吊马桩上，抡起皮鞭就是一阵毒打。等额尔登闻讯赶去时，朝格图已被打得不省人事了。额尔登把他背回家，朝格图只在家里躺了半天，今天一早又被从破毡上赶起来去放牧了。狠心的畜牲们！不看他走路还摇摇晃晃的吗？对了，朝格图临走时，还带了一把尖刀，闷声闷气的，问啥也不响。额尔登一再叮咛他别把羊赶到屠滩去，那儿狼多。可谁知道，说不定还真的去了呢！这孩子，就是犟！

想到此，额尔登心里越发紧张，打马就往后滩赶去……

二 勇敢的少年

不出额尔登老汉所料，朝格图果真赶着羊群到后滩放牧来了。这里的牧草长得很旺，但却很少有人敢到这里放牧，因为这里也是野狼出没的地方，常出事。前些时，旦僧家的老牧工那日吉勒大叔就是在这儿被野狼掏出了五脏！那日吉勒大叔可是个好人，一辈子也没粗声大气地说过话，他虔诚地信神拜佛，即就是把自家的最后半块砖茶卖了，也得凑足庙里摊下来的香火钱。那天，当三四只饿狼把那日吉勒团团围住的时候，他不但没有抵抗，反而就地一跪，双手合十地对着恶狼念起经来。狼还管你那些？呼地就扑上去了，真惨啊……

可今天，朝格图却偏偏又赶着羊群来到了这块凶险之地，胆子也真够大的。他带走了他心爱的牧羊狗“巴拉”。

“巴拉”是一只纯种的蒙古猎狗，很瘦，瘦得几乎皮包骨头，一身的黑毛也不干净，样子一点也不讨人喜欢，但却实在称得上一只猛犬。它奔跑起来，速度非常快，能撵得上最敏捷的梅花鹿。有时，碰见一只野兔，它追上那野兔，并不

急于咬死，而是先逗弄着玩，追上了，放开，再追，直到那可怜的野兔一步也跑不动，抽搐着瘫倒在地上的时候，才欢喜地跳着“舞”，来向它的小主人请功。它能象人一样地立起来，向前走好一截子，会翻筋头，把戏真不少。当然，朝格图之所以喜欢它，还因为“巴拉”的忠诚无二。

“巴拉”也会体会小主人的情绪。譬如说今天吧，它就觉察到它的小主人似乎有些不大高兴，气呼呼的，也不大声地吆喝，也不给它出些“节目”，而只是闷头赶路。“巴拉”寂寞了，便特别地献殷勤，一会儿舔小主人的手，一会儿抱小主人的腿，还在他面前后腿立起，倒着走了几步，但是他的主人却仿佛什么也没有看到似的，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，一双黑明明的眸子里好象有火光在燃烧……

按说，朝格图才十五岁出头，可身子骨倒也不单薄。他脚穿一双生牛皮缝的窝窝鞋，腰系一根驼毛绳子。上身几乎是光裸的，黑红黑红的胸脯袒露在八月的骄阳下，脸上也象涂了一层赭石色。他那双机警的眼睛一直微微地眯缝着，嘴巴闭得铁紧，没有谁能撬得开。

“巴拉”跑前跑后地拦着羊群，时而低吼几声，吓唬那些出群的羊，时而恶作剧地去咬头羊

的尾巴，催头羊快走。

到了后滩，朝格图在起伏不平的岗峦中选中一块长满了酥油草的草滩，把羊撒出去。尔盾，他便独自一个人四下里转悠去了，这里瞅瞅，那里看看。整个后滩里，远近看不见一个人影，只有风吹草摇的声响。天上，一只兀鹰在低低地盘旋着。是发现了草丛里的尸骨吗？

突然，跑在前边的“巴拉”汪汪地吼叫起来。朝格图跑到前面一看，在一处长满臭蒿子草的洼地里，扔着一根被啃得精光的羊腿骨，旁边还有一滩紫黑色的凝固了的血迹！再往前去，又发现了几绺挂在白刺草上的羊毛。离这不远，有一堆狼粪……

朝格图断定，前天，他群里的那只肥绵羊准是在这儿被饿狼吞食掉的。狼窝可能就在附近的什么地方。

顺着倒伏的草丛往前找，果然在一座覆满白刺草和扎嘎树的土岗子上，发现了一个不大的隐蔽的洞口。“巴拉”嗅出了味儿，两眼立刻变得血红，连颈项上的黑毛都竖了起来，死死地盯住黑乎乎的洞口，摆出一副随时准备扑上去的架式，“呜——”地低吼着。

朝格图从鞘子里拔出了蒙古刀，闪在一边。

半天不见动静……

朝格图一转念，顺手折下一根胳膊长的红柳枝儿，直直地捅进洞里去，洞里便传出“吱吱”的叫声。“巴拉”发出一声低吼。朝格图探了狼洞里的情况之后，俯下身子，猛地将一只胳膊伸进洞去，一掏，抓出一只毛茸茸的灰色的东西来，是一只狼崽子！再一掏，又抓出一只。“巴拉”上去就咬，被朝格图喝住了。他从腰里解下半截细毛绳，将两只狼崽一头一个地拴住，往肩膀上一搭，就爬到小山岗的顶上坐下，悠闲地吹起了口哨，一面捏弄着那两只狼崽，让它们不停地“吱吱”乱叫……

朝格图等着，等老狼回来。“巴拉”蹲伏在它的小主人身旁，一会儿看看那两只吱吱叫的狼崽，一会儿望望小主人，大概心里十分地迷惑不解：这是干什么呀？

过了好一阵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

八月的热风吹过寂静的草滩，到处是“啦啦啦啦”的声响。吃草的羊群也不安闲，不时地四下张望，似乎它们也知道此地的凶险……

一直等到过了晌午。

突然，卧着的“巴拉”虎地耸起身，向岗子的对面的草滩上“汪汪”地大吼起来。一只大灰

狼出现在滩里了！

朝格图腾地从地上跳起身，朝着那大尾巴灰狼大叫了一声，把两只狼崽子高高地举起，捏了几捏。狼崽子扭动着身体，叫声很难听。那原准备向羊群进攻的灰狼一愣，“呜”地长嚎一声，掉转头窜过来，在岗子下停住了，望着朝格图手里的两只狼崽子怪噪……

“巴拉”做好战斗准备，等小主人的命令……

朝格图“嘿”地将两只狼崽子猛地攢在一块青石上，只听“吱哇”一声惨叫，狼血染红了青石。那大灰狼是只公狼，它被朝格图的举动震惊了，气疯了，在草滩上转了几个圈儿，发出一连串骇人的低嚎：“呜呜呦——呜呜呦——”

眨眼间，就从草滩的另一头又窜来一只灰狼，这是只母狼，个儿比那只公狼还要大些。它血淋淋地叼着一只羊羔，听见公狼的嚎叫，扔掉叼着的羊羔，张牙舞爪地直扑过来……

一场恶斗就在眼前。

看样子，两只老狼今天不把这少年撕成碎片，把骨头嚼成渣子吞下去，是决不肯罢休了！

三 斗 狼

面对两只穷凶极恶的大灰狼，朝格图瞪圆了两只喷火的眼睛。他右手攥紧雪亮的蒙古刀，站在岗子上一动没动。那两只大灰狼完全疯狂了，凄惨地怪叫着，母狼在前，公狼在后，同时向朝格图扑上来……

事情很明显：要么，是他杀死恶狼；要么，是恶狼吃掉他，没有任何别的选择。朝格图豁出来了！

他打了一声尖利的口哨，等待已久的“巴拉”便虎地朝从岗子侧旁绕过来的那只公狼扑去，以保护小主人背后的安全，好让他先腾出手来先对付那只老母狼。

老母狼的两只三角眼里放出阴森森的绿光，张开着红鲜鲜的嘴，窜上土岗，嗖地腾空跃起扑向朝格图，那尖利的前爪几乎就要抓到他脸上了！朝格图如同猛然收缩的弹簧一般，“噌”地往地上一蹲，接着侧身一个急闪，“嘶啦”，肩膀上的布坎肩被母狼的利爪抓去了一块！他顺势向后刺出一刀，没扎着，立即拧转身。这时，老母狼也掉过头来，乍起浑身肮脏的灰毛，在相距不到三米远的地方，和朝格图兜起了圈子，伺机

发起进攻。朝格图此时万念俱消，只有杀心，两眼一眨不眨，虎视眈眈地盯住母狼，没有丝毫的怯懦……

连兜几个圈子之后，老母狼一蹶爪子，平地扑起，比刚才那一扑猛得多。这次，朝格图早有提防，他麻利地跳开三尺去，又将匕首猛地一刺。刀刃从母狼的后腿上划过，血立刻就染红了狼腿。

老母狼气急败坏地扭头又扑，尾巴一扫，卷起一片沙尘。朝格图的眼睛差点给迷住，他拼足全身气力“嘿”地刺出一刀，只听“噗哧”一声，匕首攥进老母狼的肚子，再顺惯性力一拉，把个老母狼，从咽喉到脐子豁了个大开膛，热乎乎的狼血喷了他一身一脸。老母狼惨叫一声，滚下坡岗，在蒿草丛中踢蹬了几下子，便再动弹不了。

再说背后，凶猛的“巴拉”已经和那只大公狼独当一面地斗了许多个回合了。灰狼毛和黑狗毛飞飞扬扬，地上血迹点点，不知是狼的血，还是狗的血。今天“巴拉”使出了全部看家的本事，腾、跃、闪、扑，越斗越猛，使大公狼无法向岗上窜一步。此刻，见主人也赶来助战，平添了几分胆气，“巴拉”越发凶得象头豹子，连连向大公狼发起攻势。